

書叢藝文代現



著 垠 雪 姚

社 版 出 代 現



四之輯一書叢藝文代現

愛 母

著 垠 雪 姚

WF740/12
社 版 文 代 現

1949



現代文藝叢書一輯之四

母愛

著者 姚雪垠

印行者 現代出版社

上海塘沽路魯閻路二十七號

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滬一版

· 不准翻印 ·

一九四〇年的春天，鄂中前線上平靜無事，日子像漢水一樣的靜靜流着。有一個叫做K鎮的地方，坐落在漢水西邊，緊靠着襄宜公路，南門外不遠有一道淺淺沙河，河兩岸長滿着綠柳，遠看去像輕輕流動的幾堆濃烟。由於戰事關係，這地方像暴發戶一樣的被遠遠近近的人們刮目相看，它的名子開始在新聞記者的筆下出現，而市面也比較已往的年頭兒繁榮多了。

一個禮拜天的上午，約摸在九點鐘以後，K鎮的福音堂前邊，蹣跚的走着一位五十開

外的老婦人，花白的鬚髮在陽光下閃閃發亮。她手裏提着一隻半舊的竹籃子，裏邊滿滿的放着東西，上面蓋一條青色的土布首帕。這一天正是逢集的日子，街上擠滿了各種小販，糧食商人，百貨攤子，採買東西的軍隊和老百姓，市聲叫囂得使任何人都不能小聲說話。老婦人用一隻手護衛着竹籃子，在人堆中擠着前進，慈祥的眼睛裏流露着耽心的神色。好容易擠到福音堂門口，她顛巍巍的走上台階，深深的喘幾口氣。她覺得前額上汗津津的，用手掌擦了一把，隨即坐在一條石凳上休息起來。

幾分鐘過後，精力恢復，老婦人從石凳上站起來正要動身，忽然有人在她的附近叫道：「吳大奶，吳大奶，你老怎麼不進去呀？已經開始講道了……」老婦人立刻扭轉頭來，看見一個年輕媳婦挾着一本聖經和一本讚美詩，正脚步輕捷的走上台階，胖胖的臉蛋上煥發着健康的紅光，堆滿了快活的笑。

「呵呀是你！」老婦人一半驚訝一半歡喜的叫道。「你可已經滿月啦？不是還差幾天才夠整月嗎？」

「前幾天就滿月啦，」胖胖的少婦回答說，用一隻手整理着被微風吹散的鬆鬆的髮

髮。

『奶還好？夠不夠孩子吃？』

『再有一個孩子也吃不完，見天總要流漏一兩件衣裳！』

『好呵！好呵！』老婦人叫着。『小孩子怕的就是奶不足，什麼也不怕。你真是命好，頭一胎就生一個白胖「小」（註）！你婆子如今還罵你不罵？要是我是她，連我的老嘴唇子也要喜又啦，真是！』

『她可不能同你老相比！她那種人一會兒香，一會兒臭，根本就沒有正性子！』

『孩子總是她自己骨血……』

『哼！骨血！』小媳婦小聲的截斷她的話。『她高興的時候，抱着小孩子哼呀嚇的叫着「我的心，我的肝，我的乖乖」，嘴甜得跟抹過蜂糖一樣；不高興的時候，小孩子哭死哭活她連睬也不睬，也別想她替我洗一片尿布！』我不管！』她黑着臉子惡聲惡氣的罵起來，『我服侍了上兩輩不能再服侍下兩輩，你沒有本事照料孩子就別要把他生

下來！」吳大奶，這都是我前世罪孽，上帝罰我遇着這種糊塗老的！」

『她生性就是如此，你應該想寬一點。常言道「糊塗老的連靈天」，誰也沒辦法。不管她吵也好，罵也好，全當是大風從耳邊吹過，千萬別記在心上，存在肚裏；氣壞了你自己不打緊，萬一氣滯了奶，小孩子沒得吃的可麻煩！』

『吳大奶，要不是添這個小孩子，我真是不願再在世上活下去！……』

『可別再說這話！你婆子向來是刀子嘴豆腐心，這性子你還不清楚？你看，你坐了這個月子，比從前越發結實，越發好看。人活着都是一方面爲着自己，一方面爲着下一輩兒。你現在既然有了孩子，就應該一心一意的爲孩子打算，不要跟從前一樣動不動就想尋短見。老的不管是好也能，壞也能，她不能跟你活一輩子。你要把眼睛多多的往前看，看在孩子身上，孩子身上，看得遠遠的才對。』

『你老真是明白人！』小媳婦嘆了口氣，隨即又嘻嘻的笑着說：『吳大奶，我有時生了一肚子窩囊氣，氣得要死，一看見小孩子便哈氣兒也沒有了。我把小孩子看得比自己眼睛珠子還寶貴，不知爲什麼會這樣愛他！』

吳奶奶哈哈的笑了起來：『傻話！指頭總是連心的，孩子是娘身上掉下來的一塊肉，哪個娘不愛她自己孩子呵！人年紀越大越知道疼孩子；你再過十年瞧瞧，那時候你才知道疼孩子哩！就說我這個沒兒沒女的孤寡老婆子吧，天天總在疼別人家孩子……』

『呵呵，我們儘站在這兒說話，』小媳婦又截斷她的話頭，『沒有頭兒！高牧師已經在講道了，咱們趕緊進去吧。你老差不多有半年多沒來到街上做禮拜，高牧師還常常問到你哩。今天你老可來得好，恰巧我也是滿月後頭一次來做禮拜。』

吳奶奶本來在一年以前已經對宗教淡了心，近半年來同那些政治隊員們住在一起，聽的多了，知道的多了，對上帝的存在越發懷疑。今天，她一點也沒有想到要做禮拜，甚至連今天是禮拜天也不曉得。她只是從鎮上經過，要到鎮南邊（吳奶奶的家在北邊）三里外去瞧看兩個孩子，給他們送一點小小的禮物。她要在吃午飯以前趕去趕回，如今被這位小媳婦拖住做禮拜，既不好意思拒絕，又不願進去耽擱工夫，心裏邊着實有點兒慌了起來。

『我，我，』吳奶奶吃吃的推脫說，『我此刻還有一點兒小事情，待一會兒來，待

「會兒來。」

「嚇呀，連上帝在今天都要休息，你老忙的什麼！走吧走吧，咱們快點兒進去！」小媳婦一把手拉着她的竹籃子，一把手推着她的脊背，笑嘻嘻的繼續說道：

「小孩子剛才喂過奶，睡得很塌實。我們進去稍坐一下就出來，一則「心到神知」，二則高牧師也不見怪。」

「好，好，」吳奶奶無可奈何的小聲喃喃說，「我們只進去看一看就出來，不要耽擱久。」

小媳婦攙着吳奶奶踏着脚尖兒走了進去。她的眼睛裏含着羞怯而又誇耀的，正是一位幸福的小母親頭一胎滿月後見人時眼睛裏含帶的那種光彩，老婦人一走進去便感到一種神祕的肅穆空氣。看到高牧師從講台上帶着歡迎的微笑向她賜了一眼，她立刻生出一種慚愧心情，拉着小媳婦悄悄的找一個角落坐下。

高牧師是一位滿頭白髮的美國老人，在中國傳教三十年，會說流利的中國普通話。從鄂西的鄖陽到鄂中的鍾祥，這上千里的漢水流域裏每一個××會的禮拜堂他都走遍，甚至差不多的重慶禮拜堂都是他親眼瞧着建造起來。他親眼看着教會是怎樣的在落後的，頑固的，腐敗得像一團爛泥而紊亂得像一堆牛毛的社會中發展起來，一天天枝葉繁茂，到處開花又結果。可是經北伐那一陣暴風雨，教會的黃金時代過去，花也凋零，果也殞落，枝葉也乾枯起來。然而他並不因這巨大的打擊灰心，依然像往年一樣的夏季到薤山或鷄公山避暑，其他三季到各地奔走傳教，忍受着各種危險和辛苦。

大武漢陷落以後，火線漸漸逼近了漢水東岸。在這一帶傳教的外國人都已撤退到安全の後方城市，只有高牧師不肯離開，眷戀着這一帶的土地和這一帶的人。這兒，好像是他的故鄉，他知道每一個村落的名子，也記得每一個教友的面貌和家庭狀況。他仍像往年一樣，奔走於漢水流域的各個城市，每年有兩三次經過K鎮，在這兒停一停再回到襄樊或者河口。在樊城郊外有一個墳園中埋葬着他的老妻和他的同國教友，這些死者也

在冥冥中用手拖着他，使他越發不能夠同漢水告別。

當吳奶奶同那個少婦進來的時候，他正在講說着上帝派他的獨生子來到世界上替人類贖罪的事情，講到施洗約翰爲耶穌基督作見證。他矚了吳奶奶一眼以後，把聖經翻了一翻，用一種緩緩的，虔誠的啞聲說道：

請看『約翰福音』第一章第七節到第九節。』

等滿堂中翻書頁的唧唧聲音響過以後，他整一整高鼻梁上的金邊眼鏡，提高了聲音讀道：

這人來，爲要作見證，就是爲光作見證，叫衆人因他可以信。他不是那光，乃是要爲光作見證。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

讀過了這段聖經，高牧師跟着就反反覆復的講說着世人爲什麼都是有罪的，只有信靠主的人，被耶穌基督的真光照亮的人，才能夠獲得赦免。在這兒，高牧師將話一轉，

轉到現實的問題上面，聽衆都不由的聳一下身子，特別的注意起來。

『因為我們都是有罪的，』他說，『所以上帝才把災難降在我們身上。日本人來佔領中國土地，慘殺中國老百姓，這都是上帝要警醒我們，磨鍊我們，使我們知道自己的罪孽……』

吳奶奶覺得高牧師的這番話聽起來很沒滋味，好像隔着很厚的棉衣服搔癢一樣。但這番話到底有什麼毛病，她却又說不出來，只是絲毫也不能引起她的興趣罷了。她越聽越感到失望，越失望就越後悔走進來，並且越急着想離開禮拜堂去找那兩個活潑可愛的孩子。她抬起頭來，皺着眉頭，一會兒望到這裏，一會兒望到那裏，心急得像火燒着汗毛似的。後來，高牧師又伏下頭去翻聖經，全堂裏也跟着響起一片翻書頁子的唰唰聲音。吳奶奶很想趁此機會逃掉，却又怕被高牧師看見了怪難爲情，結果猶豫了片刻，沒有敢站起身來。她轉過臉去看了旁邊的小媳婦一眼，用小聲喃喃的抱怨她說：

『要不是你拉我進來，我現在也該到張家飯了。』

這位小媳婦沒有聽見老婦人的埋怨話，也沒有跟着別人翻聖經。她的兩隻充滿着淚

水的眼珠子正在盯着牆上的瑪利亞懷抱聖子的畫像出神，在不知不覺中一股幸福的微笑從她的嘴角流出來——這微笑，在她那紅潤的，充滿青春美的臉頰上，靜靜的綻開了。

『到明年這時候，』小媳婦在心裏想着，『小寶寶就該種痘了。到後年這時候，他就會在地上學着走，也會叫「爹」叫「媽」了。……』

許多美麗的幻影在她的眼前變化着。一會兒她的眼前浮現出她自己的床鋪，床鋪上熟睡着她的剛滿月的小寶寶，凶門兒和鼻扇兒隨着平靜的呼吸輕輕的動着。一會兒她的眼前的幻影突然一換，換成了一個又白又胖的，逗一逗就會發笑的，坐在「坐婆」裏唧唧呀呀的，不住的唆着小指頭並搖響着鐺子上掛的小銀鈴兒的，放在地上就要亂爬的小孩子。但是一會兒，她看見一個更大的，更其可愛的小孩子抱在她懷裏；孩子的小手輕輕的拍打着她的臉頰，並且用嫩生生的尖聲叫着她：『媽！』……就在這當兒，吳奶奶忽然堅決的從她的身邊站起來，把她從幸福的夢幻中驚醒了。

『我有事，』老婦人悄聲說，『要先走了。』

小媳婦詫異的向周圍看一眼，發現全堂的人們都低着頭，合着眼皮，聽高牧師用悲

傷的，哀求的，顫顫的啞聲禱告，而吳奶奶正要趁這個機會走掉。她遲疑了一刹那，隨即向吳奶奶使個眼色，不聲不響的站起來，跟在老婦人的後邊溜出了禮拜堂。在臨街的台階上，她向老婦人笑了笑，小聲說道：

『我也不能夠再坐下去，孩子快醒了。你老要到哪兒去？不到家裏坐坐麼？』

『不了，』老婦人回答說。『我要到張家販去一趟，改日再去看你的小寶寶。見你婆子替我問好，請她待空兒到我那裏去坐坐，俺倆好久就沒有碰在一起敘家常了。』

『你老到張家販看誰呀？』

『看誰，』老婦人笑了笑，『看一個沒有爹媽的小孩子！你忘了從前在俺們村子上繫的那個政治隊？』

『我昨兒還看見他們的同志在街上貼壁報哩，』小媳婦回答說。

『他們上個月挪到張家販了。那個姓葉的姑娘帶着那個沒爹沒媽的小孩子去看我幾趟，我現在特意到張家販去看看他們，順便給他們一個人送一雙鞋子。』

『你老說的可是那個叫做夏——夏什麼的小孩子？』

『夏光明！』老婦人聲音響亮的回答說。

『噢，那孩子我看見過好幾回，真是又聰明又好看，大眼濃眉的，疙疙瘩的高鼻子，誰見了誰喜歡！』

『我現在就是去看他的，』老婦人驕傲的重複說。『政治隊上的人都很喜歡我，連個小光明幾天不見我就想得心慌哩。』

『那你老趕快走吧，不耽擱你老工夫了，可是公回頭千萬要拐到家裏來吃午飯。輕易碰不着順風把你老刮上街來，既然來了，可一定得拐到家裏去！』

『呵呵……』

老婦人喃喃的答應着同小媳婦分了手，心裏邊充滿着快活，帶有皺紋的臉皮上久久地掛着微笑。

『這姑娘（註）真是好，』老婦人在肚子裏對自己說，『我應該給她的小寶寶打一個百家鎖壓壓災星。』

（註）這兒和河南一樣，長輩稱晚輩女的叫「姑娘」，不管她出嫁沒有。

街上已經不像剛才擁擠了。老婦人很快的走出市鎮，越過公路，向一個小路轉去。

走過一個小小的村莊，就望見張家畝隔着兩岸垂楊的白沙河，靜靜的躺在灰綠色的山脚下。剛走下河岸，老婦人正要小心的踏上木板小橋，忽然有一個女孩子從背後連連的發出來十分親熱的叫聲：『吳奶奶！吳奶奶！……』老婦人駭了一跳，回過頭來，看見有一個人影子閃進了芭茅叢裏，但沒有看清是誰。她知道這一定是熟人，便望着芭茅叢笑着問道：

『那誰呀？』

『吳奶奶，是我呀！』藏在芭茅叢中的女孩子故意裝得怪聲怪氣的回答說。

但是老婦人已經從聲音中認出來這正是那位姓葉的姑娘，於是她快活得幾乎要淌出眼淚，一面蹦蹦跳跳的向芭茅叢走去，一面大聲的說道：

『嚇，映暉，是你呵！碰得真巧，我正要去看你們哩！小光明一道出來了沒有？你一個人出來了？噯，噯……』

那個叫做葉映暉的女孩子沒有等到她的話落地，就忍不住格格的大笑着，從芭茅叢

中跳出來，向老婦人的身上撲去。老婦人深怕她碰着竹籃子，慌忙的退後一步，把竹籃子放在地上，抓住了她的兩隻小手。

『你一個人出來了？』老婦人繼續問着，『要往哪兒去？上街嗎？呵呵，是不是有事上街呀？』

『我是來送一個小朋友，不是上街的。你說你前幾天就要來，爲什麼到今天才來呀？』

老婦人沒有回答她的話，急急的跟着問道：『哪一個小朋友？在哪兒？快快的叫出來！我，我認識嗎？』

『你沒有見過她，她是一個日本小朋友。』葉映暉立刻轉過頭去，向芭茅叢中叫道：『貞子，快出來，我給你介紹介紹！』

於是有一個不到十歲的女孩子，鴨蛋形的臉蛋兒紅鮮鮮的，帶着靦靦的微笑，從芭茅叢中跑出來了。